

其實，從晚清徵西例開辦雜誌以來，同人刊物就佔據了雜誌的絕大多數，其中亦不乏一兩人支撐整部雜誌的，傅狷士們主持的中文刊物不說，就連康黨變法前後辦的《強學報》、《時務報》等，亦莫不如此。甚至到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新青年》、《新潮》等，仍然沿襲着晚清以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辦刊傳統。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在辦報之餘，胡蘭成曾經辦過一個名為《苦竹》的文學雜誌。不過，這不是一份「只談風月」——僅飲苦茶——一類的文學刊物，儘管有張愛玲這樣的純小說作家以及炎櫻這樣的純聞人參與其中。

之所以說這不是一份完全意義上的純文學刊物，有若干原因。首先，該刊創刊號開篇就是《試談國事》一文，該期收尾的，又是一篇譯文《中國革命外史》——這樣一篇刊物，哪怕中間文章再風花雪月，也只恐因為儒其冠、武其靴的首尾裝扮，而讓人感到多少有些莫名其妙。

其實一點也不用費解，因為這個刊物是胡蘭成一個人辦的，所以免不了有社論家的胡蘭成的風格在。而這個刊物又是戀愛中的胡蘭成辦的，自然也少不了才子佳人一類的風花雪月。

《苦竹》第一期，除了張愛玲的一篇隨筆散文《談音樂》和炎櫻一篇《死歌》外，就只剩下路易士的《詩四首》，其餘，絕大部分出自胡蘭成的手筆，不過他分別用了敦仁、貝燉煌、王昭午、江梅等筆名。

更讓人覺得《苦竹》的創刊，不過是胡蘭成心血來潮，多為向世人招搖自己新得佳人的喜悅與得意的，在《苦竹》第二期內封中，就忙不迭地出現了張愛玲、胡蘭成兩人作品集的並排廣告！一是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一是胡蘭成的散文集《今生今世》。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恐怕還不過為腹稿，竟然已經忙不迭地在此廣告。或許也只不過是想與張愛玲的作品並列並廣而告之，儼然是另一種風華的結婚啓示。也或許，這既滿足了張愛玲作為女性對於婚姻的再正當不過的期待，也大大滿足了胡蘭成仍喋喋不休地解釋說自己寫這些東西，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衝動，就是要在文學上與張愛玲一爭。這當然又是胡蘭成式的聰明或者春秋筆法，此不展開贅述。

一個人的雜誌



如果說創刊號《苦竹》多少還拉一個路易士來作為擋箭牌，免得世上文學青年過於欣羨，那第二期的《苦竹》，則已經完全成了夫妻店——除了已經被周作人逐出師門的弟子沈啓無的一篇《南來隨筆》。年不過四十的胡蘭成，已經開始毫無掩飾地大談「文明的傳統」，「給青年」一類的高論，甚至將自己當年在廣西時候的「年少之作」，也以「男歡女愛」的改頭換面，刊登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而在該期末尾的一篇《談論金瓶梅》，也實在讓人想起一九四一年二月擴充之後的《國民新聞》，因為那上面曾經連載過連環畫的《金瓶梅》。如果《苦竹》的「苦」，需要《男歡女愛》甚至《金瓶梅》來沖淡，這樣的《苦竹》，似乎還不如任它蟲蛀的好，即便枯萎死掉，也不至有多少可惜的。

其實，戀愛中的人總容易得意忘形，或者過分膨脹而不自知。如果說第一、第二期的《苦竹》，多少還有兩三個外人作者，到了第三期，胡蘭成乾脆一個人唱起了獨角戲。而且也拉下了純文學的假斯篇文章，其中還有《告日本人與中國人》（署名「胡蘭成」）、《中日問題與日本本身問題》（署名「夏隴秀」）、《中國之命運——與蔣介石》（署名「敦仁」）、《延安政府又怎樣》（署名「江梅」）、《左派趣味》（署名「王昭午」）、《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署名「胡蘭成」）以及《中國與美國》（署名「王昭午」）。其實，上述文章均出自胡蘭成一人之手。而在這一期獻歲辭旁邊（獻歲辭同樣出自胡蘭成手筆），有引用的巴爾扎克一句名言：

他用劍沒有完成的，我願用筆完成之！

為拿破崙像題之！

巴爾扎克

這當然是張愛玲所不會料想到的。當她直到晚年，還多少有些沉浸細懷自己的祖父祖母那種才子佳人的道赫與浪漫的時候，應該沒有完全料想到，自己遇上的，其實是一個于連式的中國現代文人。其實這原本也沒有什麼，于連就于連吧，只是無論此時的張愛玲，還是彼時的張愛玲，似乎都沒有作好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準備。當一個「獨角戲」一家刊物的時候，你要當心。

「天涼好個秋」，又到天高氣爽、菊花初綻時節，第二十五屆開封菊花花會將於國慶六十周年華誕期間盛大開幕。筆者在緊張籌備的花會中心會場，看到一個碩大的彩虹門，美工師正在往上噴繪「楓葉梧青落，霜花菊白堆」十個大字，這兩句出自二百五十年前乾隆皇帝遊覽開封時所寫的一首詩，於是不禁陷入「思古」之情。

乾隆遊開封

馬承鈞

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清高宗弘曆，素以風流儒雅、喜歡旅遊著稱於世。他享年八十八歲（一七一一至一七九九），是中國皇帝中最長壽者；他一生鍾情詩文，寫詩達四萬首，可謂「皇帝詩人之最」，他多次出兵平定「疆疆」、「藏疆」，捍衛了國家的統一，自稱「文治武功十全老人」；他喜歡遨遊天下，首創六下江南的紀錄，堪稱皇帝中的「第一旅行家」。他沿大運河暢遊了濟寧、南京、揚州、無錫、杭州等城市，也到了河南開封，並留下墨寶和軼聞。

對於汴京古時的繁華，早在當太子時，乾隆就從珍藏於紫禁城迎春閣內的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中諳熟於心了，汴京成為他心中的一個「情結」。他登基的第一年（一七三六年），就組織陳枚、孫祜、金昆等清宮畫院五位畫家按各朝做本、取各家所長聯袂完成《清明上河圖》摹本，並增添明清時的踏青、戲劇、雜技、擂台等民俗情節，被專家譽為臨摹最佳範本。所以，乾隆一定要找時間親臨古都一睹其真容。

一七五〇年菊花盛開季節，不惑之年的乾隆皇帝首次駕臨開封，這也是他唯一的開封之行。為迎接「真龍天子」大駕光臨，進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的河南封疆大吏——巡撫鄂容安（一七一四至一七五五）煞費了苦心。他將自己的衙署精心改造成行宮，把巡撫機關搬到按察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則移到大道觀，大道觀中道士則被安置到萬壽宮（會館）。鄂容安的巡撫衙署位於鐵塔之東，環境幽靜、風光秀麗，頗得乾隆歡心。於是龍顏大悅，一連在開封住了多日。

親臨千年帝都，乾隆遊覽名勝古跡、品嘗珍饈美味，也巡視了河道交通及民生百態。在臨時行宮，鄂容安為皇上安排了许多開封名吃，包括著名的「炸八塊」、「鯉魚焙麵」等。炸八塊又稱八塊雞，為汴京傳統佳餚，其色澤金黃、外酥裡嫩、鹹鮮味美，汴京素有「乾饅炸醬不要火，一隻雞子刷八瓣」之說。「鯉魚焙麵」則是由糖醋鯉魚和焙麵兩道名菜配製而成；將優質黃河鯉魚炸至金黃色，蓋上麵粉拉成細如髮絲的「絲綿被子」，再澆上鮮香味美的湯汁。乾隆對這些美味大加讚賞，還將其納為宮廷御膳。

巡撫衙署瀕臨鐵塔寺，乾隆自然要登臨鐵塔、視察鐵塔寺。當時鐵塔寺規模可觀，但略顯陳舊。寺院長老乘機向乾隆稟報想修繕寺院，皇帝當即應允並囑有關部門撥款。翌年，河南左布政使（相當於今民政廳長）徐化成奉旨改修鐵塔寺，乾隆御賜名為「大延壽甘露寺」，並親題「華嚴香海」匾額及對聯，使寺院重振雄風。但乾隆御賜的這個寺名並未流行開來，老百姓仍稱其為「鐵塔寺」，可見皇帝「諱旨」也並非「一句頂一萬句」的。

為紀念大禹治水而建的禹王台，是開封最著名的古跡。禹王台內的古吹台為春秋時晉國大音樂家師曠吹奏處，李白、杜甫、高適曾攜手漫遊此地，建有「三賢祠」紀念。乾隆來到禹王台，見滿園金菊盛開開心悅目，當他見到其祖父康熙御書的「功存河洛」匾額，聽鄂容安講起師曠的傳奇故事，不免「發思古之幽情」，於是心血來潮，當即吟成一首五言長詩：「京國探遺跡，苔碑率墮埋。何期得古最，果足暢今來。勝日停鸞蹕，凌晨陟吹台。傳蹤思碩曠，作賦羨鄒枚。風葉梧青落，霜花菊白堆。尋廊攬郊郭，俯木極崔嵬。杜子真豪矣，梁王安在哉。無須命長笛，為恐豫雲開。」

這首即興詩，集寫景記事抒情於一身，將吹古台淵源、師曠奏琴、李杜詩情、滿園秋菊與作者真情實感融匯一體，文采斐然，在乾隆的數萬首詩作中堪稱上乘，屬下官員自是大喜過望，少不了恭維溢美一番，鄂容安即令工匠將皇帝題詩雕刻成碑千古流芳，這便有了如今立在禹王殿後八角亭內的「乾隆御碑」，其中的「楓葉梧青落，霜花菊白堆」更成為汴人津津樂道的佳句，每年開封菊會上都能看到這兩句詩。

西方「啃老族」

馬佳

眼下，「啃老」現象已成為我國一大社會問題了。權威機構調查顯示：我國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城市家庭存在「啃老族」，農村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依靠「啃老」生活。社會學家憂心忡忡將「啃老族」稱為「新失業群體」。

其實，「啃老族」並非中國特有，在一向注重個人獨立的西方國家，也有不少「啃老族」呢！在美國，啃老現象被稱為「boomeranger」（回巢）。近年來由於金融海嘯，「回巢族」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從租住的公寓搬回家裡，依靠父母生活，而不必自己在外租房、張羅一日三餐了。這與注重獨立自由、走出校門便離開家庭獨立謀生的美國傳統，可謂大相逕庭。筆者一位表姐定居在紐約，她對美國的回巢現象深有感觸，她有不少美國同事和朋友，在經濟低迷、面臨失業的狀況下，也紛紛搬回父母家當起了啃老族。在德國，由於經濟原因，賴在父母家裡無憂無慮享受生活的人也與日俱增，人們把這一現象稱作「媽媽寶館」，而且這個詞竟成為年輕人嘴邊的時尚用語。德國家庭大多為獨生子女，還有許多單身家庭，孩子在家「啃老」倒也拉近了父母與孩子的感情。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表明，二十四歲以上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七，三十歲以上的男子繼續住在父母那裡的為百分之三十六。

韓國如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老人們彼此不打聽對方子女的情況。因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子女在就業或婚姻上是個「老大難」，所以大家心照不宣，避免傷到對方的「痛處」。據韓國二〇〇八年社會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父母承擔子女大學學費，百分之八十九的父母承擔子女結婚費用，百分之七十一的父母需給已經成家的子女經濟補貼。韓國人形象地把這些人叫做「袋鼠族」和「NEET族」。「NEET」是英文縮寫，意思是既不上學、也不工作，又不接受職業培訓的人。此外，韓文裡還有一個流傳已久的詞：「白手」指的就是依靠父母生活的「啃老族」。

近年韓國媒體不斷呼籲「青年白手們，醒醒吧」，對父母過分溺愛子女和應試教育帶來的高分低能現象提出猛烈抨擊。

俄羅斯通常將與父母同住、沒有固定收入的年輕人稱為「懶漢」、「幼稚病」等。俄國媒體曾刊登一篇《靠父母養活》的文章，把那些三四十歲、拖家帶口還「賴」在父母身邊的人形容為「猶如吸血鬼一般榨乾父母身上的每一滴血」。據悉，現在俄羅斯很多用人機構不願招聘在家待業的「懶漢」，「幼稚病」，令俄羅斯的社會問題日益嚴峻了！看來，「啃老」現象已經成為世界性難題，只有恢復經濟、增加就業和強化自立觀念，才有望逐步解決！



天目山水（攝影）楊芳菲

鬼饅頭

王兆貴



第一次聽到這個恐怖的名字時，還真有一點慌惚。那感覺有些虛幻，讓我想起了童年聽到的鬼怪故事，也勾起了我對民間祭祀的回憶，好像在香煙繚繞中看到了「鬼節」的供品。

其實，「鬼饅頭」是一種蔓生木本植物。陪外地來的親友遊覽中山門，見城牆上布滿了像爬山虎一樣的藤科植物，且掛出了一個個像無花果一樣的果實，不免有些好奇。順着城牆躍躍了一段距離，發現這東西還是從牆縫裡鑽出來的，密密麻麻地匍匐在斑駁的城牆上。這在老南方眼裡也許不值一提，但對於北方人來說，難免有些陌生和怪異。

原來，這種植物學名叫薛荔（Ficus pumila Linn），屬於常綠攀援桑科灌木，生命力很頑強，種籽歷經多年仍可發芽，但生長速度非常慢。中山門城牆南段的這一大片「鬼饅頭」，其實就是一株，主根是從距離地面約四米的牆磚縫裡冒出來，已有人的胳膊粗。推算起來，至少有二百歲，比城牆的年紀小不了多少。薛荔的枝蔓上生有吸附力很強的不定根，是非常優良的護牆、護坡植物，已被廣泛用於隧道和路基兩旁，能防止山體滑坡和水土流失。

我國有關薛荔的記載，最早見諸於《山海經》、《楚辭》以及《本草綱目》、《本草拾遺》等古籍和醫書中。屈原在《山鬼》的篇首就放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帶女蘿。」薛荔亦稱「木蓮」。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告訴我們：木蓮，延樹木垣牆而生，四時不凋，濃莖葉強，大於絡石。不花而實，實大如杯，微微蓮蓬而稍長，正如無花果之生者。六、七月，實內空而紅；八月後，則滿腹細籽，大如稗籽，一籽一鬚。其味微澀，其殼虛脆，鳥、鳥、童兒皆食之。可見，我們的先民早已熟悉並利用薛荔了。

薛荔分布於我國長江以南至廣東、海南各省。因產地不同，名稱甚多。除鬼饅頭外，還有薛萼、鬼白、石壁蓮、璧石虎、木籐籐、木饅頭、文頭椰、風不動、餅泡樹、糖饅頭、涼粉果等。每年十月，是「鬼饅頭」的掛果期，雄株和雌株都結果，雄株果實中沒種籽，雌株果實裡不僅有種籽，還可以食用。製作天然保健涼粉，所以稱作「涼粉果」。在湖南、江西等產區，人們自唐代就開始用薛荔果加工涼粉了。製涼粉前，先削皮，再切開，然後晾乾。加工時，裝入乾淨布袋，浸入涼開水中反覆揉搓，直到將其膠質全部擠出。提出布袋後，靜止半小時，即可凝成晶瑩剔透的天然涼粉。吃上一碗，暑氣頓消，在當地有「六月雪」、「水晶凍」的美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薛荔果為原料加工的商品化涼粉也已問世。

我國傳統醫學學認為，薛荔之果、根、枝均可入藥，有祛濕利尿、補腎固精、活血通絡、清熱解毒、固澀止瀉、產婦通乳等功用。唐代時，薛荔不但已入藥，而且其葉還作為抗衰老藥物而應用於世。明代以後，人們對薛荔的認識及開發利用尤為深入。現代科學研究表明，薛荔植株的乙醇浸出液可分離出內消旋肌醇、β-谷甾醇、蒲公英賽醇乙酸酯、β-香樹脂醇乙酸酯等。故有降血脂、抗腫瘤等作用。薛荔這種野生植物，正以其天然保健的優勢大行其道，並為更多的人帶來安全健康的美食。在產地民間，各種食療食補方也不鮮見。如，夜盲、炸腮、陽痿、遺精、淋症以及病後虛弱、乳汁不通、小兒消瘦等等，都可按方進補。

聰明的糊塗



季羨林和林語堂是現代中國的語言學大師。兩人都在德國留學，專攻語言學，回國後又都被聘為北京大學的教授。由於有相同的經歷、相同的專業，又在同一屋檐下教書，而且都住在北大的「朗潤園」，因此兩人時常在一起切磋學問。

一天清晨，林語堂叼着煙斗，沿着「朗潤園」的荷花塘「遛早」，不覺地走到了季羨林家的附近。他知道季羨林有早起的習慣，於是叩門拜訪，見到季羨林正在窗前伏案題字。

季羨林雖已九十五歲，但每日題字、寫作孜孜不倦。他抬起身，招呼客人過來看他的題字：「清代鄭板橋提出來亦書寫出來的『難得糊塗』四個大字，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

林語堂收起煙斗，走過去端詳四個墨跡未乾的大字：「聰明與糊塗相對而言。鄭板橋曰：『難得糊塗』，『聰明難，由聰明轉為糊塗猶為難』，此絕對聰明語，有中國人之精微處世哲學在焉。惟吾恐中國人雖聰明，善裝糊塗，而終反為此種聰明所誤。中國之積弱，即係聰明太過所至。」

一隻白色的波斯貓跳到季羨林的腿上，嬌滴滴地躡來踱去。季羨林把它攬到懷裡：「我也是難得糊塗黨的成員。我把糊塗分為兩種，一個叫真糊塗，一個叫假糊塗。我的結論是：真糊塗不難得，真糊塗是愉快的，是幸福的；

假糊塗才難得，假糊塗是痛苦，是災難。」

林語堂插話：「此種崇拜糊塗主義，即道家思想，發源於老莊。蓋中國人之聰明達到極頂處，轉而見出聰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季羨林並沒有被林語堂的話打斷自己的思路：「至於假糊塗或裝糊塗，則以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最為典型。鄭板橋一流的人物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但是現實的情況又迫使他們非假糊塗不行。他們是痛苦的。我祈禱老天爺賜給他們一點真糊塗。」

林語堂發覺兩人雖然一唱一和，但其實貌合神離，於是打個圓場：「世上究係糊塗者佔便宜，抑係聰明者佔便宜，抑係聰明者轉入糊塗者佔便宜，實未易言。」

季羨林揮了揮黏在藍色「毛裝」上的白色貓毛，忽然想到毛澤東有一句名言，但記不清是「卑賤者最聰明」，還是「聰明者最卑賤」。這時東方的天已經發白，做晨運的人陸續出來了。書房的窗戶像一幅很大的屏幕：一個穿紅色運動服的小伙子跑過去，一個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婦女走過來，跟在後面不遠的是一位寡居的教授夫人。望着「屏幕」上來來往往的衆生，季羨林想到古時那些超俗卻不能超世的名士：「楚辭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謂『醉』，就是我說的糊塗。鄭板橋倒霉就倒在世人皆醉他獨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塗，而他獨必須裝糊塗，假糊塗。」

聽了季羨林剖白似的感言，林語堂注意到書架上有一本《世說新語》，想到書中講的「竹林七賢」劉伶，這位

一舉拿下了廣東最大私人博物館的桂冠。博物館規模不算小，館藏也有許多精品，最初以古代傢具為主，目前已擴大至青銅器、陶瓷、雕塑、兵器以及畫作等，分為十四個展區。可是，號稱擁有畫指可數明清名貴古典家具私展品的冠和博物館，卻在去年一度陷入瀕臨關閉的險境，「文物收藏的投入與維修保養方面，我們可以說得上是山窮水盡，蘇左友談起有如此沉重的慨嘆，一度制定了過渡性閉館計劃。

其實，原因與大多數不如意的私博相同：政策上有界定模糊，缺少國家政策保障。管理以及資金扶持缺失等。有人慨嘆，私立博物館受重視的程度遠比不上私營經濟。

據有關統計，從第一家私博誕生至今，內地私人博物館累計已超過三百家。從陶器、傢具、皮影、門墩，到中醫藥、空竹、匾額等等，如同一串文明瑰寶，靜靜地散落在民間的角落。

廣東也先後有不少稍有名氣的私博趕場，不過，形勢也未必樂觀。二〇〇一年，香港冠和國際集團總裁蘇永友在東莞樟木頭辦起了華南第一家博物館——冠和博物館，之後又在二〇〇四年在惠州辦起了第二家冠和博物館。



據有關統計，從第一家私博誕生至今，內地私人博物館累計已超過三百家。從陶器、傢具、皮影、門墩，到中醫藥、空竹、匾額等等，如同一串文明瑰寶，靜靜地散落在民間的角落。

蕭愚

據載，當時，與觀復博物館同時獲批成立的還有路東之的古陶文明博物館，畫家夫婦何燁、吳思的何揚吳茜現代繪畫館，北京道義碑帖拓片博物館等。如今觀復博物館、北京道義碑帖拓片館做到「不賠錢」，「古陶」則「藏在一間地下室裡，遊客稀少、艱難維持，「繪畫館」一直僅限個人畫作展出，大多數「私博」處境不如人。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八日，北京琉璃廠西街一面積僅為四百平方米的地方，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家私立博物館——觀復博物館，它的主人就是著名作家、收藏家馬未都。

歲月滄桑，光陰似箭。如今這號稱「中國第一私立博物館」，已走過了近十二年的里程。回首過去，這一歷程並不輕鬆，可以說是苦心孤詣，狹道中行。其難就難在：由於博物館本身是私立性質，博物館的選址、用地、日常經營、文物維護以及購置等事宜都是馬未都一手操辦，箇中辛苦可想而知。